



## 生命草

□ 张金铭

破土而出，破石而立，从夹缝里蹦跶出一朵向阳而生的花，那鲜活随风闪烁的黄，昭示着一个名字——生命。去年国庆刚过，和煦的阳光裹挟着秋日凉爽的清风，抚平了内心的焦躁。难得的清闲下午，搬了马扎与姥姥坐在院子门口晒晒太阳，听着老人在耳朵边絮絮叨叨。门前不时有熟人照面含笑而过，或是驻足停留话几句家常。思绪却在忽近忽远的声音中不知飘向何方。从云南旅行回来已有月余，一路的颠簸，一路的美景，放松是有，对未来的迷惘和无所适从在回家后却更甚。有时觉得自己拥有的已足够多，有时却又在得失之间挣扎、彷徨。身边有经验的人都会劝你要知足，要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，可却很少有人真正听你内心的想法，难道“从来如此”便对吗？

思绪飞扬间，眼中突然映人一抹鲜艳的黄。连忙起身过去，原来是一株蒲公英！说



来它生发的位置也颇为巧妙，就在大门前一条长长的水泥石沟中。石沟两侧是水泥砌成的石板，上面有堆放整齐的石砖。水沟中流淌的是村中家家户户排放的洗涤浊水，沿着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一直汇集到这条石沟之中。而这株芽儿就在这石板青砖之中生根发芽。想来是生长已久，根部的绿色藤蔓有一半已经

枯黄，枝头除了两抹娇黄，已有了名叫“延续”的白色种子在秋风中摇曳，可惜这么久以来我却未曾察觉。看着这黄与白，突然觉得诧异与惊叹。芬芳在破岩中，在污水旁，在阳光雨露的恩泽甚少光顾之地，在这般困境之中竟能挣脱出如此鲜活生命。随后几天我时不时跑到门外去看它，忽而发现它也能昂扬在阳光之

下，虽不丰足，却也能与身边的竹树石榴分一杯生命的余羹；在细雨连绵中，往外倾斜探出的身子也可沾一沾这无根之水，洗涤一下长期以来的污浊之气；在猛然刮起的大风中，也懂得弓起脊背，藏身于青砖的窄窄缝隙之中。原来生命可以如此顽强！十一月的寒风凛冽，吹得万物凋零，颜色不再。姥姥趁空拿着铲子清理石沟边的杂草，将要指向那株蒲公英时被我恰好看到，连忙阻止下来，那株蒲公英遂幸免于难。于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刚巧碰上一株不惧风雨、坦然自若、勇于向命运挑战的蒲公英，让我看到了坚强的太阳的颜色。那我们又何惧未来？想来，生命的颜色不只是黄色，生命的颜色自然不会被人所定义，它自在山野烂漫、高山绝巘处，也在繁华俗世、破岩绝壁中。

我把这株蒲公英叫做生命草，经过冗长的寒冬，想必来年会有生命更灿烂的绽放。

## 往事如昨

□ 李忠厚

在我的印象中，故乡的清晨始终是湿漉漉的。去田间打猪草，回家时半截裤子都湿透了。上学时，为了贪图路近，抄小路，到校后，书包上还粘有湿湿的草叶。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中“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”，或许写出了当下情景。

草尖上的露珠，在熹微的晨光中晶莹剔透。树上的鸟鸣也格外婉转。

故乡的晌午，天气分外热，那是能把一切东西晒化的热。乡亲们似乎不怕这种热。他们抓住一两个这样的晌午头，抓紧时间晾晒刚刚脱粒的小麦或是玉米。大人们用推耙翻晒粮食，小孩紧跟其后用小脚丫翻晒。汗水顺着他们的脸颊滴落在粮食上，他们的内心却充满喜悦。家中有粮，心内不慌。

旁边刚割下来晾晒的豆棵中，不时传来豆荚开裂的声音，噼噼啪啪，有时还伴随着蚂蚱的叫声。

故乡的黄昏是最令人怀念的。太阳下山，整个乡村便笼罩在一片暮霭之中。家家户户飘起的炊烟氤氲出一片安宁和平的氛围。村庄小，说得夸张些，一家做饭，户户能闻到饭菜香。

小孩玩得疯了，忘记了回家吃饭的点。这时不远处传来了父母喊自己孩子回家吃饭的吆喝声。喊着乳名，拖着长音，那声音甚至能传遍整个小村落。好怀念那种声音啊，它一直铭刻在每个孩子的记忆深处！

每当回想起这些事情，就仿佛觉得就发生在昨天。让我们珍藏记忆，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。

## 隶书和狂草

□ 杨兵

我喜欢每天练练书法，尤爱隶书和狂草。

隶书饱满圆润，有章可循，更显稳重、宁静与豁达。写这些字时，我循规蹈矩，按条条框框来创作，不越界，不马虎。而狂草就不然了，千人可有千种写法。有时沉思一会儿，或兴致来了，我拿起毛笔，摊开宣纸，笔走龙蛇，一气呵成，更显独特个性。狂草大都激情澎湃，如高山流水，如龙腾虎跃，当然，万变不离其宗，要追求一个“美”字，让人感受到畅快淋漓又不失优雅。

勤练书法的同时，我也悟到了一些生活和工作的道理，若像隶书和狂草那样过日子，或循规，或随性，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，有滋有味。要给生命注入飞扬的激情，活出个性，活出风采。比如，我会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，带家人到陌生的远方来一次旅行，多一些冒险与乐趣……这些都是狂草的“书写”，与稳当的隶书交相辉映，相得益彰，日子自然是丰富而精彩的。

## 路从门前起

□ 李宁宁

“耶！又可以回老家喽！”周六中午，当先生发动车后，儿子一听回老家，顿时兴奋不已。车行宏大路，望着眼前平坦宽阔的柏油马路，我的思绪回到了过去……

路从门前起，蜿蜒进山里。

我的老家位于沂蒙山区的一个褶皱里，小小的我常坐在大门前，看条条小路盘旋在山壑间，如同大山一道道的皱纹。

对公路的最初印象，来自“能子”叔。他走南闯北多年，有天讲到了客车：“那家伙，跑起来飞快，满北京城转悠！那车大啊，把你们这帮娃娃都装上也填不满……”

这个话题激起一片惊叹！“那俺们能坐车去北京了？”

“去不了，咱路不行，得大宽宽的路才行！”孩子们一脸的失落。

哦！路还有大宽宽的？难道不都是眼前这样的吗？鞋带一样弯弯绕绕，父老乡亲们踩着“鞋带”到山间、到田边，肩扛手提地忙活着春秋收。跟进“桃花源”一样——路极狭，才通人。

路从门前起，公路通乡里。

村里开始修公路的时候，我已经是个小学生了。家门前那一段，是邻村的义务工。十几个壮劳力用镢头、铁锹、大锤和钢钎，叮叮当当干了一个冬天。桃花开的时候，公路通到了乡里。路上偶尔会驶过个把自行车，男人多是做小买卖的，大梁上坐着孩子，提包挂在车把上，遇到土疙瘩，颠得提包上蹿下跳，孩子开心得嗷嗷直叫，父子俩在清脆的



铃铛声中神气活现地扬长而去。

艳羡的目光送出老远，有人冒酸话：“嘿！显摆啥，客车我都不稀罕坐。”

10岁那年，我第一次坐客车。

我跟父亲在漫天星斗中起身，步行赶往镇上，坐最早的汽车去县城。凌晨的旷野里，麦苗，野菜，以及欣喜，一起在三月里疯长。

一个石牌子下围了一群人——那是镇上的车站。

编织袋、麻包、粽子……五花八门的行李，堆放着。有人坐在地上歇息，有人倚着石牌子聊天，有人蹲着吧嗒吧嗒吸着旱烟，还有人急匆匆地往车站跑，身前身后两个布袋随着脚步来回揉打着胸脯与后背，随后出现一个灰不溜秋的客车。

车一停，人们一拥而上，个个大包小提，行色匆匆，生怕被客车抛下。我们也着急忙慌地挤上车，左摇右晃地跟其他没有座位的乘客挤在过

道里，此起彼伏的拉呱声夹杂着鸡鸣鸭叫陪我们一路赶往县城。

后来，我到镇上读中学。20多里路，一周一个来回。一遍遍用脚步丈量着那些山山水水。那个时候，公路上行驶的汽车、拖拉机，也渐渐多了。寂静的山村慢慢热闹起来，铃铛声、喇叭声开始在山村回荡。初二下学期，我也有了一辆自行车，骑上它，耳边呼呼的风成了最动听的声音。

1995年，我考上中专，算是跳出了农门。父母送我去300里外读书，中间要倒三次车。登上长途汽车，我又累又热又兴奋！还没来得及细品味，就觉得热气、汗味、茶叶蛋味、韭菜粉条菜饼子味一股脑扑来。

汽车启动，驶离，停靠；再启动，驶离，停靠……

三个多小时，走走停停，伴着我雀跃的心情，跨桥梁，穿田野，进村庄，绕河流，抵城市，一切都被客车载着跑：时不时看BB机的“大背头”，捧

着书的“小眼镜”，晕车晕到神疲乏力的母亲，还有有啥都稀奇的我，成了我毕生难忘的回忆……

中专毕业后分配回家乡时发现，公路变成了水泥路，田间地头的路也已拓宽，乡亲们能骑三轮车进田了。我攒了一年的工资，买了一辆摩托车，每天骑着它上山下乡，很是满足，唯一的遗憾就是联村路还是土路，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。那时，就想啥时候联村路、环山路也铺成柏油路啊。

路从门前起，处处是惊喜。

后来，我进城上班。路越来越宽，越来越多，一次次地让我产生惊讶和惊喜——

2019年秋，我赴江苏参加全国自然文学笔会，一路高速到火车站，登上和谐号动车，一切舒适到令人惊叹，人在旅途，胜似休闲。去年参加侄女的婚礼，发现老家的环山路已全部硬化，修至山顶；公路全成了柏油路，干净整洁的电动公交车开到了家门口，老人乘车不用花钱，老家那个高兴呀，咧嘴一笑就能看见后槽牙。

“爷爷——”儿子打招呼的声音，将我回忆中拉回现实。儿子欢乐的喊声像小鸟，扑棱着翅膀在车里肆意飞翔，一不留神，“唰”的一下穿过车窗，就飞到了更高更远的天空。

我似乎看见四通八达的道路连起乡村与城市，见证着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变迁与人民群众的幸福安恬；也看到承载无数希冀和憧憬的车轮，以不可阻挡的速度和力量，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……